



羣玉山房文集卷之二

欽充

嘉祐

婺東許弘綱著男

孫欽堯訂梓

嘉祐

欽充

荃

佳來

曾孫

元孫

重輯

淳鉞

脩來

傳

碧霞羽客傳

碧霞羽客者家世越東人出處姓名見別傳少遊燕薊奉檄歸省因過武林微時逆旅主知其

雅意湖中也以扁舟載醴酒陳笙歌爲春晝遊
客飲且酣戲謂主曰堤柳和煙尚連續岸桃醉
雨半飄零渠獨不能與狂客共守此春光耶主
人促席而前曰嗟乎是亦其勢然也六橋自昔
多桃柳衣冠蓋時集焉吾儕小人老幼朋友詔
詔載酒肉相嬉遊弗驚弗擾以共酣此景蓋天
下之平久矣其植之者勤而玩之者衆也今簿
書操切宦無餘閒湖上之笙竽轉爲敲撲行人
之謳唱半爲咨嗟画舫晝停舟人袖手縣旆待
沽之家僅存十一君尚求多於草木欲其含舊

情耶客聞之愀然而別無何亂錢塘而東泊舟
諸暨復夢遊湖上若昔日然已而至一所清流
曲徑碧桃盛開砌路苔生莫窮其處稍進見金
碧輝煌鬼然一廟扁其宮曰碧霞清麗非世有
也自門而入寂無人踪比登殿異香襲人一女
子玄衣翠裳容儀修淡年可十六七後隨二女
侍一執碧玉香爐一執皂羅巾由殿中冉冉西
下客意其良家子也急趨而東女徐聲呼曰卿
遂不相認耶客又疑爲妓者誤呼也未及答女
笑曰妾非凡葩碧霞僊姬也與郎夙遊幸一會

耳壁上之句寧識之乎客急瞻東壁則新題淡
墨草草數行誦之成句曰三十年前曾見西
湖來往踏香雲塵心一點篆爐曲洞口碧簫天
外聞往復數回殊未識所謂姬乃顧侍女令置
爐几上手出龍涎香親燃令移前嗅之客如其
言恍然自悟其生前固黃冠者流也常同諸羽
衣遨遊湖上甚驪俄一朱衣人持皂符至勅赴
會碧桃客蹙然曰使予得徜徉湖上又安有碧
桃耶朱衣者聞之色變人分授一篆香其色玄
然之直上踰仞無飄渺態已而圓結如蓋朱衣

前登周麾而呼畢登空中忽齊吹碧玉簫餘音
嫋嫋久之冥冥客所執香色獨黃隨風旋曲竟
弗克登是以有塵凡之役始大驚悔拜謂姬曰
浮生淪陷職是之由其若之何而後可姬曰無
傷第遲君一會歷歲四甲子然君三生矣生固
顯榮但神滋擾擾弗汝暇豫也夫固將艱試而
徐升之母佚因曰君湖上多朗吟妾所敬慕則
武穆廟末聯更精絕矣乃引而諦觀之古壁塵
書憶固昔年作也姬凡誦且指曰憑將湖水添
雙淚敢向西風作怒濤此意非千古所不道耶

客因訝曰仙凡迥絕姬何從來姬曰欲君自悟
真原澹於世味耳言訖令女侍取羅巾擲之成
雲冉冉而去客驚悟因以爲號云
外史氏曰莊生有言至人不夢其神凝也羽客
方爲湖上遊旋爲湖上夢母亦塵心使然哉迹
其夢境渺茫何異謬誕然覺悟殊方卒規以正
雖聖賢告誡又何加焉嗟夫寄蜉蝣於天地泛
萍梗於江湖富貴死生固幻迹耳余於羽客之
夢不能不三復焉

陳對湖先生傳

余束髮受書聞學士大夫談吾鄉經術行誼則
嘖嘖對湖陳先生矣先生故伯父行各執一經
無從造請獨幸與元季兩方遊因獲以稔習先
生而間一承其警欬云先生諱文業字惟勤文
毅公同父裔也文毅公季子某娶于義烏宗氏
宋末多故卽外家家焉繡湖之有陳自某始也
幾傳而爲彭水主簿南川公隆則先生父已南
川公入貲爲府幕積遷今官將盡室西行而繼
母余者老憊不任就道路躊躇久之先生方弱

冠跪而請曰父有長男古稱家督豈其甘旨之不備以爲大人憂兒願與大母留無所不共命余亦助之請南川公乃成行居久之余甚安純生忘南川公之遊且遠也比南川公卒于彭水余猶篤老善飯歿而先生以冢孫具喪葬與所以喪兩尊人無所不中禮焉先生年少負雋才廩食垂三十載生徒麀至歲所得館穀什倍廩金顧時時輸母虞橐中與同母弟文謨共絲粟母敢利焉弟早卒諸孤盡童稚先生爲之課耕讀時婚娶不啻先生出也生平信心而行信口

而語坦率樸茂望而知爲長者然與先生處無不甚宜先生者先生凡六試省闈俱不偶旣老始以歲貢生授內丘訓導顧益自濯磨冬一木棉裘夏一葛朝夕蔬一盂絕不問諸生贄餽邑令長朔望相過從拱手而已諸生時有緩急復傾囊賑之以故居三年而食貧愈益甚比卒衣衾縮縮若黔婁諸生爭醵金賻僅獲歸骨里中享年剛七十耳學者至今惜之丈夫子三長曰秋中次曰和中皆庠生余所同鉛槧幼日時中和中賦才特敏下筆言語妙天下每試輒傾郡

諸生行且昂昂千里先生亦內奇之曰成吾志者子也然去先生未幾卒時中亦卒皆無子惟秋中有子曰應桂然厭薄儒生故業矣始余與伯仲兩君遊仲居然父事伯也課少懈而伯呵之杖之罔不俛首受余笑曰伯怡怡者爾伯才與仲孰多顧苦仲耶私心不能無少過比習先生世家而跡其內行始知家庭骨肉間賢於人者遠矣嗟乎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以先生之孝友淵懿而位不副才年不副祝子不副期惡在其爲天道耶先生歿而伯子拮据門戶綽有幹

才奉孀母二十年備極色養經營兩弟喪葬囊無剩錢孝友之風未艾也久而定厚而光其猶有待乎爰略而爲之傳備他日左券焉

徐雲臺先生傳

先生諱夔字舜臣髯而豐下其先汴人也三十
五世祖徙居洞庭山之塘里灣父友闢公業儒
不就去而學詩學琴蕭疎於江湖之上而寄傲
焉沒齒無求於人世先生少負異資讀書日記
數千言寒暑晨昏手不釋卷年十六以通尚書
爲邑弟子員益攻苦食淡爲文卓犖有致褒然
負俊聲顧家世不問生人產產更日益落僅完
婚娶而襁褓間多不完先生安之裕如也始出
爲里社師修脯在耕農中下然師範端勤不嚴

而肅人人爭延致之迨其季年館穀之資足當
祿食之半矣而先生數困塲屋邑邑不自得其
女弟適侍御鄭衡菴公戊辰成進士矣先生慷
慨掀髯曰余之璞而不售命也彼剖而璧宜足
以康余太公元兀窮年何益遂從衡菴公之任
東陽任諸生課業衡菴公戴星出入猶然不廢
較讐諸生所上較稅必進相與評騭之東人士
至今師事衡菴公寧知先生之爲而不宰也已
而衡菴公召入南牀以直言忤時出爲僉憲謝
歸尋卒至鬻室乞長蘇人或目笑衡菴公胡不

委蛇從道先生獨收淚加額曰是真不媿吾妹
丈我固知其足康我太公蓋余聞而大壯先生
數數爲薦紳道之不置也先生內行孝友善事
其伯兄伯兄以貧故數齟齬先生幾無置身地
先生陰召妻孥而救之曰吾貧吾常其庸以貧
故自傷吾天性終其身剛來與受無幾微間言
郡大夫蔡公聞而賓致之每以理學訓諸生輒
延先生爲祭酒以儒官冠服終其身卒年七十
有二所舉丈夫子五而三天于瘵長日明時蓋
行年望七鬚髯皤如千里踵門而乞余志也嗚

呼先生之家法此不足見一斑耶贊曰余弱冠
受知衡菴公拔首儒童謬稱國士迄今一念一
汗浹焉已而知辱賞鑒于先生更嘆無從報知
已也吳門故稱才藪如先生之績學矩行聞而
日章指能多屈耶衡菴公甫大斂余以計借一
哭柩旁先生尚肅賓以入距今四十年不勝冥
冥之感矣曩余令金沙去吳門步武嘗招致衡
菴公諸郎竟無一至者後詢所由則曰衡菴公
配徐孺人陰戒其諸子曰而公屬意惟此君而
輩毋庸恩也嗚呼是真先生妹益足見先生矣

赤岸處士樂善馮公傳

先大父元配爲馮淑人蓋樂善公長女也公諱
侗字伯華系出孝子馮子華後華以親喪廬墓
兆紫芝白兔之祥用能大亢厥宗而其子若宿
若定猶子若審若寬宿之子若圖審之子若緘
皆歷膺仕有令聞爲廬世東陽望族至宋建炎
始遷今赤岸八傳而爲新塗令翊十一傳而爲
公公翩翩豪舉者也而服勤向義篤老不衰繕
治宮室器用日役千夫壯麗精工爲一鄉冠有
弟曰佶曰伸咸治舉子業遊邑庠公獨以家督

紀綱門戶事井井有方費用益饒然囊無私蓄
歲時出入無一不可語二弟者至異爨絲粟無
染焉信升太學公助之輸比之官語之曰家世
清白毋墜厥聲而兄在內顧非所憂也信是以
媿快而務稱其官歷昆陽知州致仕爲近世貴
郎所希覲公之教也族故有祠歲遠就圯公首
輸爲創躬董而修葺之廟貌煥然一新仍率族
人墾荒畬若干畝以益公費又別立小宗祠充
拓祭田奉曾高而下世世賴之以故族無少長
人人嚴事公有不平輒人人就直得公片言無

不人人立解去公環中而應之無惰容亦無德
色別駕汪公昭心賢公至手書樂善顏其堂人
因稱爲樂善居士云後以覃恩賜冠帶爲鄉飲
賓者凡數四至嘉靖辛亥春乃卒時年七十有
八矣某生也晚不及侍公杖履然大父每舉吾
鄉先進必嘖嘖首公謂富而不皇自逸材而第
篤於親死之日方數百里赴弔蓋戴仁履義居
然古烈士風也輒欷歔泣數行下乃公歿而兩
困祝融近且不勝其凋落矣公之食報寧無亟
望於將來乎爰據其實付家乘俾後世有述焉

蓋先大父意也

岳母許孺人小傳

孺人卒之六歲而女始歸于許歸十年而女卒
卒之十有一年而婿弘綱以太常少卿在告則
孺人葬且七年所矣於時丁氏更修譜士行女
德蒐錄無遺婿痛孺人之壺德章章而未獲乞
言太史也乃泣而爲之傳曰孺人姓許氏余伯
祖南陽公長女南陽公早歲艱嗣甚愛孺人孺
人少習姆訓精女紅諸姑所甚暱愛不獨南陽
公也而事繼嫡母謹不以愛故有違顏年二十
一嬪于丁爲余岳華南公配南陽公所裝而送

之者良厚孺人伯叔凡四咸未有室翁姑早夜稱丘嫂矣所以相夫君而拊循諸叔及諸妯娌者不啻翁姑之視子若婦也華南公素綜核治家時嗃嗃孺人燕婉承之內御擬於樛木雞鳴盥櫛坐寢室肅臧獲而程課之靡不人人稱役使陸字裔特水孳魚鼈圃治瓜菓芥蔬歲入以什伯千計時羸縮而息之醯醬鹽豉不食新者寸縷尺緯必任母廢蓋華南公以孤子學治生不十年而隆隆阜起孺人力也孺人卽饒裝送乎而身無重帛朝夕蔬一盂辟纊泔泔統篝燈

熒熒丙夜不解所居一小樓鄰舍不聞拮据叱咤聲而色色辦矣女方離襁褓卽爲治奩謀所舉三子甚撫愛孩提嬉笑必約以禮華南公戲謂曰是獨不可俟外傳乎孺人謝曰吾非越俎而嚴君姑完吾胎教所弗備耳其後華南公貴日饒賓客日益進母問早暮責醇鮮室中孺人甘好而共之無不當意者見人窘急至解衣推食起之族無遠近如挾重纊而尤厚其父黨親居鄰市父黨旦而過市無不壺殮孺人舍者而終身無倦容妯娌之匱乏者周之不能者教之

三山房集 卷之二
皆出至誠故媪無賢愚交口頌焉華南公時有
所責進意不能無少操孺人輒從中調劑不令
公任受怨亦不令已任受德也蓋孺人三十六
而病痢劇南陽公自往治之疾良已偶以饋粥
失調遂大漸乃手挈諸郎屬華南公而更申之
約曰吾卽瞑必厚遣吾女女壻質美而家貧勿
令以家廢學也遂瞑族無男女貴賤老者哭之
如棄其孤少者哭之如喪慈母迄今數十年尚
有歔歔感泣者則孺人所由以不朽也卒時女
年十三長次男方髫齡幼尚在抱壻亦未冠不

能往視含云

贊曰中溫且惠嬪人之德也而治生者褊以
嗇揚已者伎以盈世所稱賢瑕瑜蓋並載焉
孺人不以勤廢施不以能顯伎不以貌飾情
南陽公故長者其亦有所自哉存有餘譽歿
有餘哀瑜而女德茂以尚已嗚呼孺人之年
視南陽公未及半也而其女更不克與孺人
齊年余雖欲爲孺人傳其如筆不能下何雖
然孺人且有後矣余爲壻尚求無媿云爾

羣玉山房文集卷之二

娶東許弘綱著男

嘉祐

孫欽堯訂梓

欽充

曾孫

荃

元孫

佳來

重輯

淳

銍

脩來

記

洗心堂夜告軒記

壬午之歲余從華陽徙令金沙其地西枕何曲而北遠驛路之塵囂民樸且淳士溫文而慕古

卷之三
累歲稍登盜賊不作獄訟稀少征輸以時案牘
之外閒居者日得十五焉翛然適矣顧余性不
能酒不能詩又不善肅客衙舍湫隘兒女滿前
苦無清况且也少年浮躁之習至壯未除雖置
銘座右期以自新構鬪之間輒復溢發一旦幡
然奮曰性情之係理道夫豈渺小平哉每動而
防其潰詎若從靜而澄其源使營密室吾其齋
乎後樂堂北舊有堂三間前令劉君所建也而
潤飾尚闕堂後則勑榛一區蕪穢不治於茲葺
焉可以處矣爰飾其所爲堂者而名之曰洗心

剪去其榛蕪者構一小軒名曰夜告前鑿卷石
環以花卉養荷畜魚綴成幽景退食之暇幅寫
其間茶一盃香一鼎圖史兩行反視收聽端居
晏如也興到則讀書一章吟詩數首散步徙倚
隨意所之夜而記過曰務無憾昭昭之天竊歎
對而心告焉或曰子是之爲母乃逃寢而荒于
業乎余曰單父棊聲河陽花事兩者吏事之謂
何而居然循且卓耶彼於審音而淨躁慾之根
種樹而得養人之術心氣俱和生意常滿倘云
時措宜乎宜矣余將托迹於茲焉顧窮年而未

獲萬一耳嗚呼旦暮之隔便成古今盈虛之數
何啻來往在志宋景祐間邑令吳君中復者嘗
建清修亭於池上聚諸好事唱和其中蓋亦一
時之勝也度其故址當去夜告軒十餘步今既
直無亭且無池矣固知吾身寄也吾名浮也吾
堂吾軒寄之寄浮之浮者也後之君子與我同
志嗣而葺之庶不與清修同朽乎

郡大夫右華周公生祠記

守令之生祠於土禮乎曰禮也甘棠勿伐存其
樹矣存其樹忍弗存其人祠之所以存之也存
之而郡祠之少遜於縣者何也曰勢也守之去
民視令稍遠矣猶之與人而一手授一假手授
孰易爲德也蓋上之而監司而臺使益寥寥焉
故曰勢也夫惟良二千石能俛焉而親於民惟
三代直道之民能去思焉而不忘其上故曰禮
也明興二百餘年郡治日蒸蒸起自
國初至嘉靖纔姚李兩公祠耳迄于今

三朝往矣郡守周公遷浙西備兵使始復祠之祠
制視舊加崇而工成不日君子躋焉於是郡父
老子弟相率來徵詞也身所被德具爲頌語人
人殊蓋志稱姚公什美公更什之矣雖然余憇
其煩而近於諛也請爲父老書其大者蓋
主上之愛民甚矣國用匱而抹權興日何忍加派
云爾民顧各虞其匱屢徵屢格海內幾搖搖焉
郡中且報礦洞報行稅報土回青亟矣公曰是
難口舌爭郡不有浮冗之可裁乎有耗羨之可
措乎以民之在官者爲民代輸之而上泯其求

下忘其役則公之所以生我也

高皇帝之開天也建學崇儒自婺州始蓋紫陽沒
而文在茲稱小鄒魯矣乃士日窳民日競何爲
者耶公下車以力行教化爲首務葺學宮申明
鄉約簡諸生之雋者餼之崇正書院月兩課之
三年而不勅士始斌斌孫業民聽亦漸以回桴
鼓不驚訟獄稀少則公之所以成我也歲禱而
振廩以下壺食溝壑起矣士貧而喪有卹婚有
助青衿動色矣惇獨者爲增置義塚以歸之澤
及枯骨矣少府所儲率弛以佐元元之急而束

三山房集 卷之三 四
矢者不問金供億者無二價則公之所以撫我
育我也開誠以廣忠益諸司百執事人人務盡
其才情而公讓亦讓公廉亦廉合大羣以成上
考則公之所以宜人也甲辰郡中旱布衣蔬食
步禱數朝澍雨立應則公之所以格天也此皆
公之大政灼灼在人耳目者蓋其養深其品粹
若騎黃鶴御冷風翩翩野馬氤氳之外鬚眉警
欬苞彩雖背而功德之及於民者若名山大瀆
巨麗汪洋不可數周而名狀則民之所以不忘
耳藉第令却一錢釐一弊白一寃沾沾焉揭日

月而載諸通衢以與二三年少角豈所以語公
哉嗟乎世之治也朝無裨政官不易方於是乎
民和而頌聲作其末也官評民譽判若兩塗輶
軒之使名爲問俗觀風文具已爾吏競家於官
以賂其民而市於怨戾氣所結水旱盜賊乘之
海內始脊脊多事卽世法所稱能吏亦不過粉
飾炫耀於簿書期會間以覲倖旦夕之薦章臚
仕惡覩所爲識大體務遠猶身心悉寄之民而
與古循良匹哉吏旣傳焉其官民亦薦焉其吏
不轉盼吐之矣蓋位漸尊施漸薄故由守而上

俎豆漸爾寥寥情也非勢也今公獨以三年垂
永賴之澤俾慈母赤子含哺率裳遠遶焉而不
能自捨卽憲節西分統轄自在猶汲汲然相與
祠而像之尸而祝之以庶幾血食於無窮而少
舒其睠戀無聊之意所謂愚而神誠而動其一
時之情景可模也父老方以周公之宇爲召公
之棠蓋猶有古之遺民遺愛焉可不謂禮乎公
諱著字某丙戌進士江西南昌人祠在迎恩門
外當孔道民所具瞻周廣闕深余不具論論其
所以祠者

奈峰張侯去思碑記

昔在

皇祖乘龍御天垂五十載太阿手握厭囂競而務
去煩冗郎官出宰百里卽循良異等非再歷
王覲不得遷蓋其恒也奈峰張侯以甲辰來令余
邑閱已未受計始循資內留會侯慷慨陳說遼
事

天子以爲能擢主職方郎署事備禁廷頗牧云余
邑之思公者爲祠一爲碑一余遞有言以闡其
大都矣其又明年而余宗之父老子弟復爲碑

治所覆以石亭謂余宜更有迹余惟古之循吏
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尸祝貞珉昭垂來禴至於
俚歌巷語太史氏輒艷稱之而輶軒使者歲所
上官詩顧置弗錄母亦以匹夫匹婦之誦說視
諸大夫為特公而士民去後之不忘視所居為
更切歟以余之稔習侯恂恂者耳奉職循理六
年一日能繭絲乎能鷲擊乎能好氣凌其長吏
令不得持長短乎能覆案求官屬陰罪乎能窾
梯滑稽陽浮葉乎能飾廚傳工竿牘善事上官
賓客以母失聲譽乎能迹入陰事日而食道窮

為烏盜而肉乎第按令甲修舉六事順民所欲
與之更始令各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苦聲云
爾然清明在躬寒暑受序終侯之任賢愚老稚
熙熙如在華胥而侯不自知也東之人亦不知
也惟于去後始遇事思公逢人說公即代公者
無所不似公率舉而推原之曰某某固公之所
與聚也某某固公之所勿施也某某固公之所
欲行而今幸酬厥志也蓋窮山空谷類然而余
家為最矣茲一役也殆非侯意侯更非余宗所
得私所敢私蔽芾甘棠名伯所羨若有所默縮

其衷而不容已焉耳雖然侯治有本侯奉太君
來養堂猶然強壯也然侯每日晨興必朝太君
問無恙乃朝食視事日亭午復躬往視膳或侍
食太君旁食必嘗而後進日晡散衙卽燈燭爇
爇敘述日所延見若而人所引置對若而事或
間舉東人方言習尚相嬉笑爲樂乃退而卽安
令太君忘其爲宦邸並忘其爲新豐也當初奉
攀輿入境時道遇溪徑橋梁必親爲下須扶掖
過乃自登車偵者固已心異之矣太君性慈善
聞外庭鞭撲聲輒愀然不樂侯爲之懸蒲不用

遇大斷決鞭至十數下亦輒愀然曰吾何以康
太君也服食冬一裘夏一葛旦晚蔬一盂米數
合猶時時買向吳中俸給之外至不能名一錢
歸視其家依然四壁雲間仕國也亦相顧嘖嘖
謝以爲弗如矣竊謂人非齊聖材質相去恒不
遠廉者未必慈慈者未必廉其大較也五十而
慕詎可望于功名富貴之途哉孝以基之廉以
居之慈以畜之通神明而橫四海皆是物耳民
之秉彝好是懿德東人之戀戀其庸有極乎哉
抑余又有進焉陳元不罰是稱鸞鳳然尤幸元

卷之三
之卒爲孝子也侯以德化民而民懷之自屬常
理顧不有六年子弟之教在平時而繹之則而
象之相率爲老老幼幼而砥行立名計日者君
侯節鉞而過之是足以對揚無憾乃所以報耳
若碑若記文焉而已敬以自勗而并勗余宗之
爲父老子弟者侯之科名具別碣茲不再詳

重修崇正書院記

郡治之東北附郭而面陽崇正書院在焉以祀
何王金許四先生益以楓山先生而五始未嘗
不課士其中而末稍傾圮也萬曆某年郡守張
公胡瑞爲擴而大新之堂廡生舍廓然改觀依
稀乎白鹿鵝湖之勝陸宗伯敬承所撰記詳哉
其言之矣二紀以來修葺弗時日就零落生徒
聚散靡常而五先生之靈貺庸亦有弗康者直
指李公以理學名宗仔肩世教輶軒所至諄諄
明道淑人觀風茲土爲之惻然商諸叅知林公

圖所以更新者而公私方謂心竊難之節推解
公聞而毅然奮曰觀人文以化成是惟司土事
彼張公何人焉且使我朝束矢而夕覆盆不寧
是羹墻而司之契也乎乃諏衆度材徵力於暇
徙故門前坊至今門垣其隙而卉之左曰杏苑
右曰桂林稍進爲泮池深廣倍舊直以石梁遇
遭稱之題其楔曰化洽環橋蓋於樂斯乎取焉
面池而宮者五先生也肖貌宛如爲藻而飾之
由經義治事兩堂徑達尊經閣峩然鼎構八窗
洞開中盤二酉挈芙蓉雙溪之秀置之几席而

燃藜問字者若挹水於河也負閣而亭更爲之
闢扉綴軒俾相應接環視生舍若斷若續翼如
翬如宏麗靚清較昔殆相什伯而張公不得專
其美矣是役也始于乙卯之夏成于仲冬民不
罷勞公無煩費舍皆取諸俸鍰而用之入告直
指叅知二公而後喜可知也或曰昭代同文中
天麗日黜百家而尊孔氏具在學宮卑之而書
院近之而五賢何詹詹耶余曰唯唯否否而不
聞之宗法乎大宗之祀百世不遷自禰而祖自
曾而高統系所由以不紊也洙泗之統展也大

宗濂洛關閩斯繼別矣宋元之季娶稱小鄒魯
文不在茲乎今遺編歷歷其言粹如也百餘年
而蘭江繼起亦趨亦步斤斤稟秦豆以馳驅且
跡其生平或潛而弗躍或躍而遂潛進退含藏
居然孔氏家法也禰而祖之筏而沂之於洙泗
何有焉五先生而外蓋有刊落言詮直譚本體
靡然率天下而從之者矣濫觴之後躍冶跳梁
直欲抹殺先儒以曲伸臆說詎不沾沾然阿佛
罵祖之業多爾抄經面壁之功廢方諸釋氏野
狐禪耳嗟嗟道亦多術矣詞章功利之習勝視

高美若登天其失也難而苦玄虛直截之說熾
蔑倫常為糟粕其失也易而狃以難視道道猶
在也以易視道而道始為天下裂矣當路諸公
取柯於則樹的於鄉明示以由此則正出此則
邪朝斯夕斯庶幾有望高山而興起者其懼深
其功偉矣區區觀美云乎哉漢人有言使天下
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所能為蓋西蜀文翁卓
魯龔黃不與易也國家功令教本為先輓近以
來具文已耳張公已事比迹文翁猶曰天子之
守臣其敢弗恪司理分曹矣皇皇者華每懷靡

卷之三
鹽方岳大僚百爾受成且傳舍也而精神交注
百廢具興俾闔郡文明返唵噉而還暘谷豈惟
二三子弟有待而興其自五先生而上實永永
嘉賴之綱也其敢忘闕宮之頌哉爰狗諸生之
請忘其固陋撫實而記之俾後世有述焉李公
諱某吉水人甲辰進士林公諱某閩福清人乙
未進士解公諱某揚州興化人癸丑進士而太
守雲夢楊公某則嗣至而考其成者例得並書

石井潭龍王廟記

吳寧諸山皆自括蒼走東白離合而爲縣治其
枝餘西出爲甌山龍勢奔騰至此亦欲稍見其
奇故甌山之背雙峰之肩谿壑螺呵崖壁崎嶇
隱隱若龍盤而露其鱗爪者此石井所由潭也
潭深廣如井規而壑之疑出神工鬼斧泠泠一
水下注潭中甘美泓澄非山外諸泉比也入谷
旣深人跡罕到龍斯窟焉天將雨則白雲英英
起谷中其龍之候歟天啓乙丑里中旱余方家
食乃率族祈雨茲潭以六月壬寅齋沐將事甲

辰悉族步拜以禱日始入火雲內忽電光四起
夜中雨如注乙巳復大雨平地水流沒趾池沼
皆盈歲稱大有丁卯余歸自南樞鄉復旱乃復
申故事以請蓋七月戊辰也越庚午大風蓬蓬
起西北雨連日夜不休霑足滿盈不啻前度人
固已嘖嘖稱奇矣至崇禎戊辰余年七十有五
筋力漸衰卽族人仍以旱告而倖難屢微賫且
不告曰予小子敢數數亟貪天工顧痼瘵一體
之謂何而忍泄泄爰借諸父老部署子弟抖擻
被濯益甚益嚴而諄諄然告以天之不假易也

蓋龍以孟秋朔日至信宿而雨連日夕皆雨輿
龍而還則又雨里中所得視鄰境較多始幸藉
手以復于宗老矣夫雨暘之事天爲政雲雨之
司龍爲政自古記之也然天不自顯其用而往
往寄之於龍龍不輕耀其靈而往往聽之於禱
禱有誠有不誠則龍有應有不應天之示人顯
矣世惟以遠視天故善者怠惡者肆猥云天遽
而第挾浮游之音貌以冀獲十于一朝天其爲
我市乎余宗三禱而三應敢謂得天亦惟是丈
人之承蜩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云爾憶余始令

金沙乞靈茅山應時澍雨比放龍還饗倏忽間
從焚楮中作雲從煙雲中垂現龍尾四五尺斜
日焰之熒熒然乃更奇耳夫一嬾之寃能致三
年之旱千夫之禱顧不能爲三日之霖我未之
見也潭間舊有龍王廟宋嘉祐中創立開禧元
年賜額靈濟自後旋修旋圯湫隘不堪余稍拓
之而爲文以記其事見龍所馮依不專在廟而
天所鑒佑則必在誠誠之至也龍可馴雨可搏
而况于人乎况于家庭州里乎余願與鄉人參
勛所未至恒若大旱之望雨也則幾矣

夜告亭記

端州公署之右有亭一區址去地尺高可丈餘
深廣稱是一穀當前其大蔽鹿亭內僅容一几
橫一榻畜圖書數卷而已蓋隆慶辛未前任豫
章李公所建也時督府自梧徙肇居室在公署
西偏尚苦湫隘規隙地而得一隅盼庭柯而得
一穀人境闐寂枝葉扶疎遂以名亭而公且自
爲之記其清曠至今可想也後衙舍漸徙而東
壯麗宏敞視西不啻倍之而故居夷爲吏舍亭
之北限以崇墉其餘三面皆翼以迴廊亭外所

存周遭不越尋丈而向日所稱臺墀門屏盡烏
有矣歲月旣久穀遂半凋其蔭亦不越步武而
又爲南廊所蔽莫辨其陰廊盡則大闢爲廣益
堂深扃嚴鑰是非啓署延賓卽欲聞人足音不
可得誰爲之一破苔痕一凭塵榻耶余讀公碑
記嘆辛未至今纔五十年而穀陰已改使更五
十年豈直無陰且虞無穀矣然斯穀斯亭猶幸
爲公署中物藉令移而原野又誰爲珍護至今
而况亭之主人屈指五十年間榮瘁去來匆匆
何異傳舍益可慨已未夏夕納涼廣益堂中

偶步至亭徘徊悵望一方明月晶晶若浣人懷
因思趙清獻公夜告事坐呼童取瓣香爇之正
襟危坐念人非聖賢強半在罪過叢中度日人
旣不成告誡我遂甘于自欺况督臣專制二方
聲色指撝皆足拒人千里向非猛自警醒幾何
而不蹉過一生故日夜而記過務無憾又曰
上帝臨汝毋二爾心此闕道之所爲僕僕也夫人
如闕道自可以無告自可以無不告若余旦晝
之所爲可告者亦罕矣秉燭餘光僅僅卜諸夜
氣敢復流連景物寄傲幽閒飾小節于昭昭忘

冥冥之情行耶因更名亭曰夜告鐫方石而記
之雖無可告不敢不自勗焉嗚呼天不變而斯
亭戶牖之銘存庶不與穀陰俱改也夫

孫塢記事

余兄弟甫弱冠嘗師事梅岡葉先生而與其伯
子文明分亢鯉之席甚相驩也文明爲人亢直
爽朗不隨世媿阿其才亦更斐壘足自致身青
雲而以家督故不無分念於治生荏苒四十餘
年竟以一青衿老同社共惜之然其治生勤苦
別土宜相原隰高下擇所利便處樹藝以時罔
愆於素用能恢宏先業而衣食綽有餘饒其生
平所最力者曰孫塢余嘗過而放屐焉塢在所
居之麓地僻而肥山水迴環松竹茂密向層陰

接葉處結屋數椽徑曲而幽窗明以敞圖書琴
劍羅列四周汲山泉釀酒酒絕清客至輒留留
輒醉林花山鳥弄色和歌鹿門耶盤谷耶余去
之三十年餘而夢遊猶數數也其繞屋緣山種
茶若干叢果若干品蠟樹若干行歲收其利可
若干緡而場師幾無餘技矣辛酉之秋過余譚
及余戲謂之曰董不窺園須甘學圃士固各有
志哉文明亦笑而應曰漢陰之負甕於陵之灌
園良自適其適耳予耕於斯讀於斯餽粥於斯
他日且春秋窀穸於斯也而豈徒哉予婚嫁畢

矣三男子而三授之產庶幾無饑矣固將籍是
爲公田以一人私之而互稽其出入田予祭田
也其餘花利則世世以佐子姓之寒窗燈火及
助入泮費儀他費勿復與焉因出其籍有田將
十畝地一十五畝山九十餘畝約言凡十條記
載犁然屬余更申之以重厥事余乃作而嘆曰
卓哉斯舉矣夫自儒者諱言治生而帶經之鋤
不少槩見貨殖者流沾沾朱頓復安所事詩書
文明不以儒廢農而農圃所遺且惓惓於世業
書香計佑啓後人以光昭盛美一舉兼之矣業

自蓮塘析居以來世饒文物迨吾師而竇桂交
芳然以位以年猶未足酬萬一也文明是舉有
令圖矣令圖天所贊卜世其日昌乎遂率爾漫
爲之記若夫世守訓詞毋墮成業俾奕葉書香
與孫山並垂不朽則後人事余何贅焉

